

名家自选经典书系

主编 / 林建法

# 喜宴

王安忆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© 王安忆 2013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喜宴/王安忆著. —2版. —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13. 1

(名家自选经典书系/林建法主编)

ISBN 978-7-205-07561-3

I. ①喜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③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02047号

---

出版发行: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电话: 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: 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ph.com.cn>

印 刷: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: 168mm×235mm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6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时祥选 刘国阳

装帧设计: 丁末末

责任校对: 蔡桂娟

书 号: ISBN 978-7-205-07561-3

---

定 价: 25.00元

法律顾问: 陈光 咨询电话: 13940289230

## 中篇小说

姊妹们	002
忧伤的年代	031
隐居的时代	058

## 短篇小说

人人之间	092
阿跷传略	108
阿芳的灯	123
小饭店	128
喜 宴	141
开 会	148
陆地上的漂流瓶	157
伴你同行	163
民工刘建华	170
舞 伴	174
一家之主	180
救命车	193
弄堂里的白马	200

## 散文

华舍住行	208
寻找苏青	223
接近世纪初	230
仁者寿	236
溯母亲足迹向浙西	240



# 中篇小说

ZHONGPIAN XIAOSHUO

---

姊妹们

忧伤的年代

隐居的时代

## 姊妹们

我们庄以富裕著称。不少遥远的村庄向往着来看上一眼这“青砖到顶”的村庄。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庄处处体现出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的特征。

首先，是我们的农田，人们称作“湖”的那片土地。因它处于我们村庄的南边，所以人们叫它“南湖”。从这个称呼就可想见它们是在低洼处，并且很辽阔。在一片低洼处上做庄稼，是有着文明的背景，那就是水利。说到这个，就要扩大些范围来看了。

在我们庄所属的县境内，有着无数条坝子。在我们进城的十里路上，要翻过多少条坝子啊，人们所叫“反子”的，过坝子叫做过反子。还有，我们县境内，有许多叫做“圩”的地名，也表明着低洼处围田防水的情形。并且，在《辞海》中，关于“圩”，还提到了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的出典，其中说孔子“生而首上圩顶”，以此作证，这“圩”也作“凹”解，随后又举出司马贞《索隐》：“圩顶，言顶上宐也。故孔子顶如反圩。反圩者，若屋顶之反，中低而四傍高也。”这不，“反”和“圩”都有了，正好描述了我们县农田的景象。从这也能看出我们庄人语言的源远流长。

就这样，我们庄的南湖，被一道又一道反围护着，抵挡淮河汛期的泛滥。那么，当天上下水的时候，这湖地不就成了一个大聚水盆了吗？不要紧，我们还有沟呢！在南湖



里，我们有一条大沟，将水引到更低处，大约是通往淮河的下游吧。再退一步，大沟的水涨满了，不幸淹了庄稼，我们还有一条退路，就是荞麦。

在我们的南湖里，一年种两季庄稼，一季小麦，一季黄豆。小麦的生长期通常风调雨顺，是一年中的好时候。秋天播种下地，地里睡一冬，开春绿了地，接着就是“麦子扬花，虻蚤动把抓”。然后西南风一吹，人们便开始磨刀的磨刀，整场的整场。在此期间，淮河与天气都是平静的，怕虽怕那几日连阴雨，吊着心过来，就好了。黄豆的季节则正摊着一年里的坏时候。七月八月，汛期一到，多是下雨的天，淹一天不要紧，淹两天也不要紧，七天八天，黄豆就全泡了汤。这时候，荞麦登场了。

荞麦它生长期短，春天秋天都能种，特别适合于间种和套种。这时候，它就来救穷人的命了。等荞麦开了花，雪白的一片，庄稼人受委屈的心，便得到安慰，开始计划着播小麦的事了。

我们庄的小麦是和豌豆种混播的。所以，麦子黄了的时候，豌豆就鼓了荚。看麦子的人和采猪草的小孩，喜欢摘那嫩豌豆吃，也有煮熟了吃的，那要等豆荚稍老一些，这日子不长，因为割麦的季节眼看到了。所以，我们庄收下的麦子里，掺着些豌豆，推出面来，那面是绿茵茵的，就因为豌豆的缘故。

再来说说我们庄劳动的情景。此情此景证明了我们庄劳动传统的悠久，那就是，我们将劳动这一生存手段审美化，使它同时也成为一种精神的活动。听过大叔们赶牛的号子吗？他们一亮开嗓子，歌就出了喉。那号子听起来自由自在，其实有着章法。否则怎么解释正漫无边际时忽然一个弯子拐回来，戛然而止，或者正高无止境时又低回慢转下来。并且，仔细听去，它是分着起承转合的句式。因为每一次起句都使人抱着期待，兴奋而不安地等着下一句，也就是说有着旋律的趋动性。而当下一句来临的时候，则会觉着正中下怀，正是要等的那一句，这说明它还是有逻辑的，并且切合主题。犁地、耙地、压场、赶车，凡是牛出力的时候，就有这号子在，牛听迷了，人也听迷了。

这是号子的情形，还有放大刀的情形。我们庄割麦用的不是镰刀，而是一种长柄的大刀。在托尔斯泰著名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，描写列文割草，用的就是类似的大刀，使用的方法也是相同的。那就是双手平端，刀把抵在肋下，一步一步挥动着前进，腰、背、臂的协调尤为重要。这个巧合暗示了什么呢？是不是暗示了淮河流域畜牧业的历史，或者我们庄曾经与北方骑马民族有过交道？放大刀一律是男劳力出马。除了手持



大刀以外，他们还须一个装备，就是一领披风。均是漂白的玻璃纱，三尺的口面，五尺一幅，系在赤裸的肩背上。说是抵挡酷热的阳光，其实更是一种装饰。想想看，骄阳当头，麦浪中间，一字排开一行壮汉，挥着大刀，白披肩随风飘扬，是什么情景。

在收麦子和割黄豆的时节，还有一幅图画，就是燎麦子和燎黄豆。在收割的间歇，人们把麦穗搓散了，掺在麦穰子里，然后划一根火柴，将麦穰子点着，呼的一蓬火，麦子的焦香扑鼻而来。那半生不熟的麦粒儿，咬在嘴里，筋筋的，外面焦，里面却是一包浆。燎豆子就更简单了。只须捡来豆棵子，松松地架一堆，划一根火柴，豆秸和豆荚一燎而尽，埋在灰里的豆粒儿，也是外焦里生，咬起来费点劲。从美学角度来说，燎豆子更为入画，尤其是在下午第二歇的时候。太阳偏西了，成了夕阳，那光带些姜黄色，老熟而宁静。秋天的天又高爽，空气几乎是透明的，几片薄云在夕照里变着颜色。割净的黄豆地里东一片西一片地躺着割倒的深色的豆棵。陡然升起一股烟，因为无风，而笔直地上升，在明净的空气中显得特别清晰，甚至，那飞舞在烟周围的细小的灰烬都历历在目。真像是一幅油画。

我们的庄子，显然是经历了许多年头，遭遇了无数次旱和涝的灾害，不晓得多少次毁坏和建设，最终成了现在这固若金汤的样子。离开三五里地，远远就看见我们庄，参差错落地坐落在高高的台子上，树不多，所以那青砖到顶的房屋便一眼可以看见。

我们庄是坐北朝南，由西向东几排高台。台子下是村道，也叫“街”，还有几条南北的通道，人称巷道，而向南直通南湖的则是大路。在庄子的最南面，面向南湖里，是牛房和场。这是我们庄的公共场所，也是政治中心。开会、记工、商量事，都在这里。有过路的，或者要饭的，也是留宿在这里。腊月下雪的天气里，地里没有活，女人在家，男人便到牛房里拉呱。牛的粪味汗味，夹着烟味，真是又暖和又呛人，很有劲道。那留宿的挤在喂牛人的床上，恰巧又是个拉弦子的，就能在我们庄吃住上几天，直到雪停了，才离开去，重新上了路。牛房前的场，收过麦以后就犁开了大半，种上秫秫。大秫秫就是玉米，小秫秫则是高粱。大小秫秫收下了，就要重新整场，等着割豆子了。我们庄人丁兴旺，地就显得不够用了，必须这么着精打细算，一物几用。

为什么说是固若金汤，主要是指我们庄的台子垒得又高又结实。多少回，水漫了街，家前家后全成了河，可我们的台子纹丝不动。这也得益于我们的土质。这土质极少沙土成分，黏性很强，下雨的时候，村道上特别泥泞，走着走着，脚下便是两大个泥坨

子，道理就是这。这样的土质垒起的台子，就特别结实，大水非但泡不散它，反而把它冲击得更严实了。我们的台子是那么高大、挺直、宽长、齐整，人口众多，房屋密密匝匝，有一股鼎盛的气象。

旱的日子我们也不怕，庄里有三口井，东头一口，西头一口，庄子中间一口。西头的井是甜水井，煮稀饭容易烂，和发面面好发，洗衣服最下灰，喝起来特别可口。另两口就一般了。除了井，还有几口大塘，淘粮食、洗菜、喂牛、洗衣服都是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庄基本上做到了旱涝不怕，安居乐业。在好天气里，收工回庄以后，家家锅屋里升起了炊烟，村道上很悠闲地走着几个担水的，水桶在绳系上咣啷咣啷响着，再有一个中学毕业生横着一管竹笛吹着歌曲，真称得上欣欣向荣。

我们庄的文明还体现在积累的观念上。这庄子的富裕是一根草一粒麦地攒起来的。小孩子会走路就下地采猪草，妇女们走东走西身后都拖个草耙子，耙来一片树叶也塞进锅底，老人则背个粪箕子，见粪就拾。所以我们庄无论是南湖里的大路，还是庄上的街和巷，都干干净净，少见有一根麦穗子或者一颗屎蛋子，猪草也割得干干净净。也是人多的缘故。下雨下雪不干活的时候，我们庄只吃两顿饭，睡到晌午才起床，天不黑又上了床。

我们庄还掌握有贮藏粮草和各类食物的技能，比如说红芋吧。秋天，红芋一起出来，家家便在门前挖一眼窖，红芋在窖里过一冬，裂了口，流出了浆，俗话说“发了汗”，便是吃的时候了。大的，切片、晒干、磨面；小的，煮在稀饭里。这是粮食中最难保存的一种，其余，像小麦、黄豆、秫秫，就好办一些。关键是在晒粮食。哪一种日头，哪一种风向，哪一种气温，是适合晒粮食的，我们在心里有一本谱。

草的贮存则在于堆放的技巧。麦穗、豆秸、秫秸，各有各的堆法，原则是，吹不散，淋不透，泡不烂。堆得要结实，又要透气，要封闭，还要通风。同时又要便于拿取，不能抱走一抱，就散了架，而是要坚持到最后一抱。

庄上还盛行着做腌菜的特殊方法。豆子、蒜苗、蒜瓣、萝卜、菜帮、菜梗，什么都能腌，各有各的腌法。凡是吃过这些腌菜，都会感到惊讶，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，不计冬夏，这些菜都依然能保持着新鲜，清脆可口。

这一切都证明着我们庄具有饱年不忘饥年的从长计议的思想，储备着历史的经验，是一个成熟的村庄。

和一切文明发展须付出自然代价的例子相同，我们庄对生态的消耗也是够可以的，这从我们庄缺少树一点上便可看见。我们庄的高台大屋显示出宏伟气概的同时，它的自然风光也遭受了损失。我们庄的风景是没什么看头的。田地、村庄都整修得很整齐，离自然的原初越来越远。没有太多的树是个最大的遗憾。南湖大沟边倒有两行榆树，夏天时还称得上绿意葱茏，就这么一条风景线，似乎于事无补。平心而论，我们庄看上去除富裕而外，终究是有些沉闷的。也是存在决定意识，我们庄的人决不属浪漫派的，他们的美学观念也是文明理性的一种。不是出自天然本性，而是经过培养和社会教育的。要说明这一点的例子举不胜举。

我们庄所公认的美丽女子，是一个年轻媳妇，都叫她小马。我来到我们庄很久也没有看见过她，只到处听见“小马”这名字。她说我们庄的一句话，真叫人伤透了心。她说，我们庄没有一个漂亮的姊妹。所有的姊妹都受了打击。打击不在于这句话本身，而在于美丽的小马说的一定是真理。美丽使她获得评判的权威性。她的丈夫是公社水利站的技工，拿工资的，足够买她的口粮，她就很少下地，人们难得见她一面。

事前，我把小马想象成一个高粱花美人，就是那类健康、结实，大眉大眼，浓油重彩，合乎劳作的人们的人生愿望。我以为我们庄所欣赏推崇的一定是这样的美人。到了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其实是用我们城里人，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乡里人的观念代替了他们。他们对美的要求并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纯朴，“纯朴”的观念其实来自我们对乡里人的偏见。是小马教育了我。

后来我终于见到了小马。那是在大队召集一些不下地的妇女开会的时候。姊妹们从窗户外头指给我看，那就是小马。

小马正低头纳一双鞋底，我看见她乌黑的发顶。是齐耳的短发，在顶上挑了一道圆箍，用夹子夹起一边。这倒没什么，是她的一双袜子首先叫我觉得不同凡响。这是一个雨后阴天，一条村道上的泥泞翻江倒海的。她穿了一双灰色的长筒线袜，套在长裤外，直束到膝盖下。脚穿一双普通的搭襪布鞋。这双长筒袜的穿法直到二十年以后，才成为城市街头的流行。而其时其地，小马已经首先发明，并且穿着得那么自然、妥帖、美观，没有一点怪诞和滑稽。然后我看见了她的脸。这是一张细腻而清秀的脸。纤巧的鹅蛋脸形，五官精致和谐。后来，她站起来，从姊妹们的目光下走出去，我看见了她匀称灵巧的身形和姿态。她不是强壮，可也决不是孱弱，在她的举止之间有一股生动的灵

气。说实在，她像一个学生，只有她熟练而快捷地在村道上一滑一滑踩着泥走路的姿势，会使人想到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里妞。她从容不迫的眼光我至今不忘。

我们庄所认为美的基本条件是匀称，人们所说“实称”，决不喜欢胖或者瘦。这匀称的观念使得人们善于综合地看问题，决不会简单地服从某一个局部。大家所推崇的小马就是一个典型。她的一切都是在一个黄金分割点上，没有一点是突出的，甚至还有些平淡，可放在一起，却焕发了异常的光彩。因此，她的美丽就是温和含蓄的，有着余地似的，不是要满溢出来，膨胀开来的趋向，而是往里深入，不断有新感受。而她的匀称含蓄则又是到了夺目的地步，是不容人忽视的。小马确是能够证明我们庄对美的认识水平的。

倘若说，小马的美还是在有形的物质范畴里，那么我再可以举出例子，来表明我们庄对无形的精神范畴的美的领悟。

庄上有个大哥，也对我们庄作过一个评价。他说：我们庄最出色的有两个姊妹，同样一段布，在人家身上是这样，在她俩身上却是那样了。这就是刘平子和小瑛子。这评价也是有见地的。这两个姊妹其实长得都很平常，甚至还有着不容小视的缺点。然而，是她们的气质决定了她们超凡出众。她们俩有一种可以称之为“敏感”的气质。刘平子和小瑛子是我们庄上最有个性的姊妹，心气很高，思想大胆，有创造力。刘平子有一回给自己做了件斜襟瘦腰的褂子。当她穿着这件村气的褂子，横端着木盆，去塘边洗衣服时，多少姊妹的眼睛，忽地变暗淡了。她的态度是岸然的，好像在说，这样村气的衣服，我就能穿。小瑛子读过几年书，在个性追求方面，比刘平子更自觉。她是会和说好的未来的女婿在县城的分洪闸下约会的，遇见同庄的人问，就说，这是我的朋友。她们俩都有些独立不羁。她们比其他姊妹们对生活更具有热情。这些性质给予她们特殊的风度。人们有时说不好她们，就说她们“洋乎”。这也是一种有含义的定语，它包含了现代、新潮、脱俗等等的概念。

我们庄的这位大哥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他在城里读过书，还跟过几年泗州戏班子，是我们庄著名的号子能手。压场的时候，他赶着头盘碾子，在前头一拉开嗓门，后头一溜牛和驴，便都乖乖地踩着拍点。碾子轱辘轱辘转，豆棵和麦秸咔嚓地响，都是为他作伴奏。他的媳妇也是属于“洋乎”一类的，长相虽一般，却有几分学生气。所以大哥是有发言权的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领导了我们庄的审美观念，使我们庄对美的认识知



识分子化了。美丽的小马是这种认识的化身，刘平子和小瑛子也是。

还有过这么一件事。一个姊妹要出嫁了，其时我正在上海，听到消息就去买了一块衬衣料，准备回去送她。我买的是一段府绸，灰绿色的朝阳格。这段布料遭到我母亲的激烈批评，她一定要我去布店重买一块，认为这样素淡的颜色作为结婚礼是不合适的。照她的意思，乡下人所爱，不是大红就是大绿，为要说服我，她还请来三楼的一个阿婆，她是被认为最懂布料和礼节一类事情的。她也站在我妈妈一边。这两个人真是吵得我耳朵疼。而我到底坚持了下来，没有让步。这段布料很博得了我这姊妹的欢喜。当时她并没说什么，嫁过之后再回门的那日，我们又在一道玩，她低头缝一件新衣服，缝着缝着忽然抬起头，说：你送我的那段布，我要用来做一件小袖子的褂子。“小袖子”，是指衬衫袖口的“克复”。我们庄姊妹所穿的衬衣一般不上“克复”，袖子是笼统到底的。这种“小袖子”的衬衣，往往是标志着城里人的身份，也就是“洋乎”的特征之一。听见她这样来安排我送她的布料，我明白我是做对了。

这些，是不是能说明我们庄理性化的审美观念？像我们庄这么一个人口众多、繁衍昌盛的大庄子，思想接受了长久的教化，他们在文明的道路上走出很远。他们早就摆脱了粗鲁，骨子里都有些诗书之风的。在我们庄上，听不到那些原始旷野的小调和村话，相反，倒是流传着带有文人风格的故事，深受人们欢迎。像大哥一类的知识分子，便是这些故事的传播者。

大哥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

有一个秀才，要进京赶考，心里不安，夜里就做了一个梦。梦中的情景十分怪诞，不知主凶还是主吉。于是，一早就起身赶去岳母家，因为岳母是个出色的圆梦家。到了岳母家，她老人家却出门去了，正沮丧万般时，走来了小姨子。小姨子说，这些年我一直跟母亲学圆梦，也已经学得个八九不离十了，完全可以试一试。因此，秀才便一五一十地将梦境告诉了她。第一个梦是墙头跑马；第二个梦是大太阳头打伞；第三个梦是树上吊棺材；第四个梦，是秀才同小姨子睡觉。然后小姨子就一一圆来。第一个梦是：有去路无回路；第二个梦是：多此一举；第三个梦是：死无葬身之地；第四个梦是：痴心妄想！秀才一听顿感绝望，万念俱灰地就往回走。不料，岳母回来了，问他为何这般苦恼。他将缘由说了，岳母道，你小姨子刚学几天，远不到家，我来替你圆一遍。第一个梦是一趟成功；第二个梦是万无一失；第三个梦，一品高官；第四个梦——大哥说到

此，忽发现听众里有不少姊妹在，便戛然而止道，说完了！站起身扬长而去。

这个没头没脑的故事里，第四个梦是最具有民间性的，可就是这一点没说完，留下了个大悬念。

我们庄称这样说故事作“讲古”。大哥就是个善于讲古的人。“讲古”这个说法也体现了正统的观念，表示追溯历史的意思，尽管到后来，所讲的事情并不一定发生在古代。除了“讲古”，我们庄还有一项人们热衷的娱乐，就是听弦子。弦子唱的是泗州戏，曲调相当单调，只有四句头，颠来倒去地唱，多是唱了些朝野故事、纲常道理。在我下乡的那年头，也就是七十年代初，老戏都被禁止了，一些旧时的草台班也都逐渐取消，县剧团改成了歌舞团，偶尔演一两出新编的现代泗州小戏。我们庄便只能在缅怀中享受着泗州戏的美妙。

有一回，冬季宣传队活动，我将庄上一个劳模董大妈的事迹写成唱词，请来大哥演唱。唱时，场上里三圈外三圈地挤满了人。弦子一响，大哥板子一打，头一句就得了个满堂彩。人们陡然兴奋起来，亮着眼睛，紧盯着大哥。大哥也会卖关子，这起首一句高亢得不得了，久久也不下来，真是激动人心。可是两段一唱，人们的情绪就低落下来。这些无根无基的新词使得他们兴味索然，人们开始抽板凳退场。大哥是什么样的人尖，一看这阵势，也不管唱完没唱完，赶紧就收起结尾，板子一打，又完了。所以，如果没有那些老戏文，光是这四句头调子，任你有多好的嗓门，也是吸引不住人。

就这样，我们庄的娱乐，也是在于人常道理方面的说教。那些新歌新曲，因没有渊源，又没有世故，因此便说服不了他们，无法取得信赖和赏识。这也使得我们庄的风气过于整肃，不免显得乏味和枯燥了。但是，我们庄的魅力是在于智慧，他们深谙世道人心，且藏而不露，很会守拙，真有些大智若愚的意思。

只要了解我们庄的语言方式就可体验到深刻与广泛的涵养。有一些字和词是姊妹们决不能说，也决不能当着姊妹们说的。例如，“干”。姊妹们决不可说“干活”，而只说“做活”。再比如，“揍”，还有“高兴”也是禁语。倘若在姊妹跟前说了这些字，便是极大的冒犯，会引起纠纷。原因到底何在，至今也很模糊。隐约觉得这些字，尤其是“干”和“揍”，是与性的侵犯有关，好比那个最通俗的字，“操”。但“高兴”的犯忌在哪里，就不懂了。在我们庄，便会发现现代汉语的字典是太有限了，有多少字典以外的字词及意义在这里通行。我们庄的语言状况真是太复杂了。还有一个“杀”字，也是犯



忌之首，那是连男人与男人之间也不可胡说的，是表示着极度轻蔑和侮辱的。我亲眼看见两个男人，其中一个还是复员军人，共产党员，就为了这个字打起来了。

由此，我们庄一旦要骂起人来，便是曲折的了。比如，不是骂“婊子养的”，而是骂“婊孙”；不是骂“龟儿子”，而是“龟孙”。隔了一代，便温和了些似的。还有，倘若要占姊妹家便宜，指东道西地说一声“乖乖”，也是有快意的。这“乖乖”两字是有着亲狎和占有的含义，带些明清唱本的风格。做姊妹的也是要提防这个词的。“无聊”也是个大贬词，关系到男女风化方面，不可轻易乱说，说人无聊就等于说人不规矩。这个现代形容词怎么会演化出这么一个含义也叫人费解。我们庄语言上的禁忌反映出道德的规范，也体现了我们庄在语言方面的精深程度。

如同喜欢听“古”和“弦子”一样，我们庄还很乐于领会语言的趣味。一些说话机智的人，在我们庄享有盛誉，人们给他们起着含有嘲讽和钦羡的绰号，比如有一个“常有理”，有一个“点子”，还有一个“铁嘴”。“常有理”在哪里做活，哪里的活就要耽误。比如锄地，说的人扎了锄子说，听的人扎了锄子听，都把锄地这回事给忘了。为这，生产队还扣了“常有理”的工分。“铁嘴”是个姊妹，她身为未出阁的姑娘，却敢于迎战那些最大胆放肆的男人，非但伤不了自己，还能四处出击。在我们庄这样颇受钳制的语言环境，就好像一个语言的雷区之中，能这样自如进退，且立于不败之地，不仅是深得要领，还必须有超人的才华。很多人都愿意同她说话，是为较量，也为领教，败下阵来也心甘情愿。前面所举大哥讲的那个“古”，其实也是语言的游戏。

语言上的规矩是这样，做人行事上也有着不成文的立法。这些讲究初看觉得没道理，细想过后，却发现其间的深明洞察。比如，我们庄从来不把闺女嫁在本庄，甚至邻近的村庄。曾经有过一个迎春，和本庄的青年小牛相好，遭到大人们的强烈反对。理由只有一条，小牛是本庄人。作为男方的小牛家倒不在乎，当后来迎春被其父母打急了，一气之下跑进小牛家时，小牛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兴兴冲冲地去街上买被面、瓷盆，张罗着办喜事。迎春家可是窘得连门都不敢出。不久以后，这桩婚事的弊端便显示了出来。先是传出小牛揍迎春的消息，接着，迎春就叫小牛追打到村道上来了，再接着，迎春被小牛撵回了娘家。这娘家的门，你说是开好，还是不开好？小牛家是没什么，迎春家却伤了面子。其实，媳妇被男人拖着头发家前家后打，哪天都有，可人家媳妇的娘家远啊，招不来耻笑。迎春怀孕也使迎春家难堪，为了回避这事实，他们甚至不到一个塘



边洗衣服。这事实是不是有些意味着闺女在自家鼻子底下受人欺负了？这规矩里的道理是有些叫人感动的地方。它极力维护着一个家庭的尊严脸面，既是有着可怜，又有着做人的威风。

礼节也是严明的。

喜事要请，丧事则奔。就是说，结婚酒，要请了才能去喝，丧宴，却要主动前往，丧家是不请的。这规矩也是极通人情，有着做人的识相与同情。邻家院里的枣熟了，偷吃是要挨骂，可在集上遇到那家来卖枣，死活也要塞给一捧，不要也得要。情和理是分开来说的，不可混为一谈。友邻之间，不往来不可以，往来太热络也觉不必要。我们庄有个蚌埠下放青年，叫小任，离开之后一个劲给房东写信，往返两趟，第三趟房东便在信中写，你在城里很忙，要照顾父母，又要工作，你的心情我们都知道，就不必太破费邮票钱了。这才煞住了小任的热情。

我们庄就是这样严肃，古板，守规矩。必须细心地去了解，才可了解到这一切之下的深刻的人性。这人性为了合理的生存，不断地进行着修正，付出了自由的代价，却是真心向善的。它不是富有诗情的，可在它的沉闷之中包含着理性。

能使人们真心感受到我们庄的人性的，莫过于我们的姊妹们了。由于她们的青春和纯洁，她们是我们庄人性的最自由和最美丽的表达。她们给风光枯乏的我们庄增添了一股妩媚的生气，无论是她们的悲哀还是快乐，甘心牺牲还是追求幸福。由于她们最终都要离开我们庄，到陌生的村庄做媳妇去，她们就将短暂的花一般的少女时代留在了我们庄。这是我们庄的光辉，它照耀了我们庄平淡严谨的岁月。而我们庄也以悉心的关爱护卫着她们，这同样是以严格和规矩来表达的。她们的羞怯、自爱、克己、友爱，真是我们庄人性的最好方面。当一个小丫头忽然间黑了头发，红了脸颊，长成了个真正的大姊妹的时候，她眼睛里几乎是闪烁着庄严的光芒，一个最好的时刻拉开了帷幕。

开春的时候，即使是沉闷如我们庄，也有了一派脉脉的情味。大沟的水涨满了，榆树长叶了，湖里的麦子青了，太阳也明媚了。大自然的力量总是无所不至、无所不及，它总是世界的第一主宰。

我们庄，称没出阁的姑娘为姊妹。

姊妹们往往以“侠”为小名，比如“根侠子”“兰侠子”。有时候，并不仅仅作为小名，孙家的姊妹就叫做孙侠子，刘家的则为刘侠子。这个“侠”字里没有一点有关女性



人称的解释，我猜想它实是来自“伢”。这个字在某些苏北地区被叫做“侠”的音。关于我们庄的语言情况方才已经说了不少，许多发音找不到字和来源。我宁可以是为“霞”，可所有会写字的姊妹都认定是“侠”。姊妹们的年龄通常是从十七岁到二十一岁，之前还是孩子，称不上姊妹，之后，便是婆婆家的人了。这日子是短暂的，因是短暂，人们似乎便容忍她们可以任性一下。做父母的让她多扯一件褂子，多做一双鞋，由着她烧水洗头洗澡。媳妇们也得听她们几句厉害话，受她们抢白，有时被欺负急了，就会说一句，过年你婆家要了你，让你小姑子急你！听了这话，便像叫人抓了短处，矮了几分，再要争辩也争辩不过了。也有哭着回家的。

做姊妹的日子就是这么宝贵，都有些纵情肆意的。姊妹们总是成群打伙地出工，回家，走在去南湖的大路上，老远就听见她们的笑声。旁人走过她们的身边，都怀着些敬畏似的，留着一点儿距离，生怕惹着她们，或者被她们惹着。在地头上，她们也总是扎一堆，很神圣地坐着。在她们近处说什么都得留着神，不敢吐犯忌的字。尤其是那些已经说好婆家的姊妹，更须要小心翼翼的。荒年出门要饭，说好婆家的姊妹是断断不让去的，尽管我们庄并不鄙夷要饭的生涯，可到底是谈不上什么光彩的。全家人再是破衣烂衫，收过秋后还是要给姊妹扯新衣。姊妹们就是受着这样的呵护，一步一步走近出阁的那天。

出阁的那天，我们庄决不称出阁的姊妹为“新娘子”，这称呼视作对姊妹及全家的轻慢。此规矩带着些凄婉的意思，似乎是，它要把姊妹的纯洁和童贞挽留到最后一刻，有些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心情。而一旦等到我们庄娶媳妇时，那气氛便热闹喜庆多了，满庄都是“新娘子”“新娘子”的大喝小吆，大有得意之感。

在这悉心悉意的呵护之下，我们庄的姊妹便培养了温良和善的性情，她们看人看事都看到好的一面，再以好的一面去对待。她们柔和地看待她们艰辛的生存环境，在这种艰辛的磨压中，产生了天性最好的果实——同情心。她们称得上是仁厚的，而且善解人意，总是给人面子。她们自然也有些小心眼儿，闹些小脾气，可大局总是照顾的。说起来都是小事，可从小事也能看出道理。

收过秋，听说我要回上海，老父亲带着闺女来找我，说，孩子苦了一年，请小王垫上钱到上海捎件东西，然后让那姊妹自己说，要什么。姊妹红着脸，按捺着满心欢喜，看着天，又垂下眼睛看着地，停了好半天，脸上的红渐渐褪了，重又平静下来，回答